

民國滬上初版書·復制版

中國傳統思想之檢討

新中華雜誌社 編



上海三聯書店

民國滬上初版書·復制版

中國傳統思想之檢討

新中華雜誌社編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思想之检讨 / 新中华杂志社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3

(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

ISBN 978-7-5426-4677-4

I. ①中… II. ①新…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7665 号

中国传统思想之检讨

编 者 / 新中华杂志社编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封面设计 / 清风

策 划 / 赵炬

执 行 /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 嘎拉江岩 李牛 莉娜

监 制 / 吴昊

责任校对 / 笑然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刷装订 /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677-4/B·357

定 价 / 70.00 元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編者 新中華雜誌社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新中華
中國傳統思想之檢討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八角
(郵運運費另加)

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

出版人的话

如今的沪上,也只有上海三联书店还会使人联想起民国时期的沪上出版。因为那时活跃在沪上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以至后来结合成为的三联书店,始终是中国进步出版的代表。我们有责任将那时沪上的出版做些梳理,使曾经推动和影响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书籍拂尘再现。出版“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便是其中的实践。

民国的“初版书”或称“初版本”,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新文化的兴起与前行的创作倾向,表现了出版者选题的与时俱进。

民国的某一时段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使得社会的各种思想、思潮、主义、主张、学科、学术等等得以充分地著书立说并传播。那时的许多初版书是中国现代学科和学术的开山之作,乃至今天仍是中国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基本命题。重温那一时期的初版书,对应现时相关的研究与探讨,真是会有许多联想和启示。再现初版书的意义在于温故而知新。

初版之后的重版、再版、修订版等等,尽管会使作品的内容及形式趋于完善,但却不是原创的初始形态,再受到社会变动施加的某些影响,多少会有别于最初的表达。这也是选定初版书的原因。

民国版的图书大多为纸皮书,精装(洋装)书不多,而且初版的印量不大,一般在两三千册之间,加之那时印制技术和纸张条件的局限,几十年过来,得以留存下来的有不少成为了善本甚或孤本,能保存完好无损的就更稀缺了。因而在编制这套书时,只能依据辗转找到的初版书复制,尽可能保持初版时的面貌。对于原书的破损和字迹不清之处,尽可能加以技术修复,使之达到不影响阅读的效果。还需说明的是,复制出版的效果,必然会受所用底本的情形所限,不易达到现今书籍制作的某些水准。

民国时期初版的各种图书大约十余万种,并且以沪上最为集中。文化的创作与出版是一个不断筛选、淘汰、积累的过程,我们将尽力使那时初版的精品佳作得以重现。

我们将严格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则,妥善处理出版的相关事务。

感谢上海图书馆和版本收藏者提供了珍贵的版本文献,使“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得以与公众见面。

相信民国初版书的复制出版,不仅可以满足社会阅读与研究的需要,还可以使民国初版书的内容与形态得更持久地留存。

2014年1月1日

中國傳統思想之檢討

新中華雜誌社編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中國傳統思想之檢討

目次

(頁數)

一	我們爲甚麼要做這檢討傳統思想的工作(代序)	金兆梓	一
二	論中國傳統思想之取得存在與喪失存在的問題	王亞南	七
三	對於傳統思想的幾種態度	林礪儒	二一
四	中國哲學的「主流」與「逆轉」	紀玄冰	二七
五	先王崇拜與道統觀念的內部聯繫	紀玄冰	四一
六	儒家學說的貴族性	嵇文甫	五一
七	綱常的理論與實際之史的檢討	熊德基	六七
八	格義比附與中庸主義的解析	陳守實	八九
九	從孔子精神清算「尊孔」	黃紹衡	九七
十	魏晉清談及其影響	杜守素	一一七

十一	宋明理學相同的缺點	蔡尙思	一三四
十二	文獻學的新解蔽	陳守實	一五三
十三	傳統思想與中國教育	董渭川	一六〇
十四	「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化」	周憲文	一七六

中國傳統思想之檢討

我們爲甚麼要做這檢討傳統思想的工作（代序） 金兆梓

我要說明我們爲什麼做這檢討傳統思想的工作，我得先說明什麼是思想，什麼是傳統的思想，這纔可以說到爲什麼要來做這一套檢討的工作。

什麼是思想？思想這一名詞，一望而知是一種心理的現象；再說得詳細一點，便是就當前事物加以思維，由思維而產生的一種意識現象。

那末什麼是傳統思想呢？思想既是由對當前事物的思維而形成，那末思想之上而冠以「傳統」一詞，望文生義也就可以知其不限於當前事物——豈但不限於當前事物，而且明明告訴我們，這不是由於對當前事物的思維所形成，而是由於古先人對當時事物的思維所形成，不過經他們的後人加以追認而成為應遵守的教條，積祖相傳地傳下來，使後人不得不捨棄自己對當前事物的思維，而服從已往的古人的思維。

所謂「對當前事物的思維」，這無疑是一種心理上的反應。凡一新事實的發生，一新物件的發見，吾人面對了這一事一物，爲了適應起見，自然而然會在心理上起了一種反應，這便是思維之由來。積了多人的思維，捨去其不同而抽取其共同，使那一部分衆人共同的思維成爲共同承認的信念，這纔形成了所謂思想。在同一地同一時的社會中，假定沒有受過些微古先傳下來那些教條的影響，那末這對當前實際事物的純粹共同反應，自必和當前事物的實際最爲調適，因爲這原是對此事此物而發生的反應，其正確

雖不能和攝影一樣準確，而較之夾雜有他種物象攝入鏡頭者總正確得多。

可是，思維的機構——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原是我們用以思維的工具。要使工具能使用得當，這運用工具的本領必須受過訓練。可是施以此種訓練者是什麼人呢？這無疑是已具有這本領的人；換句話說，就是上一輩子的人，至少也是開道在我先的人；那末這些人未必是生而知之者，勢必有所從受。這又無疑是受之於比他們再上一輩子或開道更在先的人。再上一輩子還有再上一輩子的人，更在先的還有更在先的人，由此上推，可以推到很遠很遠的古先人。照這樣積祖相傳下來的訓練方法，勢必至或多或少的要將古先人之所思維而成的思想也連帶傳下來，以迄於近今，這便是傳統思想尚存於近今的山來。思想而有這種傳統思想滲雜在內，其不能像那純粹的共同反應和當前事物實際調適，這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事實。因為古先人思維時，其所思維的對象未必盡同於今日。以此而言反應，不將「方暑而思向火，當春而悲落葉」了嗎？不將「講鑽燧於夏后之世，謀決瀆於殷周之庭」了嗎？所以環境變了，社會變了，而我們的反應却不能隨之而變，或變而不澈底，這無異安牛頭於馬項，試問如何配合得調適？這種道理，我想粗淺到不能再粗淺了。然而……

其實說起來，傳統思想，還不僅不能與當前事物——當前的環境或當前的社會——能配合得調適，有時還是以妨礙社會的進步。這因由傳統思想而形成的社會意識諸形態，諸如風俗、習慣、政治、法律、倫理、宗教、教育乃至哲學、藝術等等，原都已因了傳統的關係被尊稱為文化了。這種文化當然是非物質文化，原是以適應衣、食、住、行等物質文化的。可是一個社會的進步，物質文化的進步往往較活潑而佔了領導權；反過來非物質文化却往往有其先天的惰性來作拉腿的工作，拉住了物質文化的腿，不使之有痛快的進步。所謂社會的進步，原指的是社會生活的進步。衣、食、住、行等物質文化的

進步，不就是社會生活的進步嗎？所以物質文化實在就是社會生活的本身；其進步與否，也即是社會生活本身的進步與否。那些非物質文化既足以拉物質文化進步的腿，當然也便足以妨礙社會的進步。這是明明白白的邏輯，而無所容其詭辯。現在賸下了所要說明的，就是非物質文化「果否具有先天的惰性」一個問題了。

講到文化的惰性，原不限於非物質文化，便是物質文化也有它的惰性，可是就這兩種文化發生的先後講，物質文化總是先非物質文化而邁進的；例如人類狩獵社會進於牧畜社會或耕稼社會時，絕不因狩獵社會中有一種什麼非物質文化引起他們改善物質生活的動機來；反之正因牧畜和耕稼的物質文化，纔使得古代的社會組織由母系中心進而為父系中心。這還是指沒有文化的社會講，或可說是「文化」——不論物質、非物質——由無而到有的時候講。即如現代的社會組織，難道我們能說不為了適應工業革命後的物質文化而形成的嗎？難道我們能說先有現代的社會組織而後有工業革命嗎？本來非物質文化是為適應物質文化而產生的，這在原則上就是這麼一回事。你能說當前並沒有須思維的事物，憑空會去思維嗎？攝影機前沒有人體或景物，影片會有什麼影像憑空顯現出來嗎？固然，天下事原不可一概而論，沒有科學的發達和西歐各國海外貿易的發展也未必有工業革命。但這種互相影響互相倚存的現象要無非為的是求生活的進步，生活的進步原就是物質文化的本身，這當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烏格朋(William F. Ogburn)說得好：『俗話說得好，文明不過是一層鍍上的金，假如在文明人背上用刀刮一下，便可刮出一個野蠻人來。』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社會文化的發展，必先有物質文化，而後有非物質文化以適應之。而且不但先有物質文化而後有非物質文化；還往往物質文化向前邁進，非物質文化却跟在後頭趕不上，

便成了文化落後的現象。趕不上，假如肯努力前進，迎頭趕上，還可勉求其調適，無如當趕不上時，還往往要拉住了物質文化的後腿來求調適，這就是所謂反動了。這種例證，我們不必遠求，只須求之於我國近百年史。例如築造鐵路，行駛火車，這原是以捷於行遠的，當然是物質文化。可是當清光緒元年上海吳淞間由英人瑪禮遜(Morrison)築造了一條鐵路，當時蘇松太道馮竣光即起而反對，但反對的理由却不是主權問題，而是因火車壓斃人命。但是這還是表面的理由，實際上還是當地的人民也狃於風水的迷信而羣起反對。結果由李鴻章與英人交涉，備價收回，將全路一切材料盡行沈入打狗湖中，當一時人士都額手稱慶。第二年中國駐英公使郭嵩燾致書李鴻章請辦鐵路，清政府中的官吏除了李鴻章一人外，沒有一個不責備郭嵩燾為名教罪人。所謂風水，便是風俗；所謂名教，可說是倫理或哲學；總括一句話，都是思想，而且是傳統的思想，這不是非物質文化是什麼？這樣一來，我國鐵路的築造要遲到光緒十四年纔由李鴻章一意孤行實現了天津通州間一小段，而當時反對者，還是紛紛而起。這時的李鴻章以一身而辦機器局、開煤礦、設電綫、創招商局、設織布局，儘量輸入西洋的物質文化，然而李鴻章畢竟招了個漢奸的惡名。這不是非物質文化拉住了物質文化的後腿，不使前進的顯例嗎？

何以會有這種情形的呢？除了我上面所講訓練思維時或多或少連帶傳下來的古老思想外，還有一個比此更重要的原因：這個原因，約略同於我曾說過的那個原因，不過將上一輩子的人或聞道在先的人換做了社會上有地位的權威人士。大凡一個人既在社會上獲得了權威的地位，無論他正路的才調也好，歪才也好，聰明才智必有勝人之處，這也原是不爭的事實。惟其如此，這些人憑其地位很容易得到一般人的信服；固然未必中心悅而誠服，至少也要屈於他們的權威而不敢不服從。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就隱然握有操縱一時思想的權威，而成思想的壟斷者。其人一旦成了思想的壟斷者，他必以為最好一切思想

讓他們去獨佔，不許人家有思想，尤其不許有新的思想，使大家都只能做他們的應聲蟲。思想本來不比衣食之不可一日或缺。沒有衣，要凍死；沒有食，要餓死；沒有思想，雖不免於苦痛，總不至於死。一般人只要不至於死，在思想方面遷就一點原也未嘗不可，而況權威人士還往往操生死人之權以相臨呢？這就是非物質文化所以會趕不上物質文化的絕大原因。至於權威人士的思想，則因他們既握有權威了，最好一切不必更張，一更張，對他們的既得權容有萬一之不利，又何肯放鬆呢？更何肯冒險呢？因此傳統思想便深根固柢蟠結於他們的思維機構中。這只消看看，自古以來，凡是主張革新的，必都是年輕而無地位的人，於是「年輕」與「躁進」兩詞就結了不解之緣。老實說，年輕人是社會組織中的新細胞，新細胞不讓長大，社會還會有進步嗎？所以我上文說傳統思想還是以妨礙社會的進步。

當然傳統思想——非物質文化的核心亦是根源——妨礙社會進步的原因，不僅止於我上面所說的那一二種。不過這在社會學上都有得說過，不必我再辭費。只是所謂有權威的人士，並非個個頑梗不化的人，不然近代世界上那些突飛猛進的民族，難道就沒有這種阻障了嗎？照我個人的臆見，以為一個社會變動得顯著而多了，傳統思想的作祟就不會太厲害，因為那些年老的或有權威的人士眼見得不能不變，其思維機構見得多似也容易習於變，所以會適應社會的進步。惟有那靜止不變的社會如我國，古老文化是有的，只因我國社會生活互一二千年而不甚變，那些古老文化直至百年前似乎還不曾失去了效用，自然容易很調適地被保留着。這種古老文化保留得越久，惰性便越強，其拉後腿的力量也愈大，於是社會生活——物質文化——也越給它拉得緊緊，一動不能動而成了靜止的狀態。即使有外來的物質文化乃至非物質文化來予以強烈的推動，也很不容易發生效力。所以到了清季，外來的物質文化闖進來了，古老文化明明已不能配合得調適了，但議築鐵路時，有一位還會出使英法等國的劉錫鴻說：『鐵路乃天所以

專賜西國，斷不可移植中華。』這不十足表示我們這種古老文化的頑梗嗎？固然同時並非沒有像李鴻章一類的人，但李鴻章當時不正被謚爲漢奸了嗎？而況現在更非復李鴻章的時代了。可是現在還有人神往於我們那頑梗不化的傳統思想——古老文化，咀而又咀，嚼而又嚼，想從朽腐中咀嚼出神奇來。於是孔子、董仲舒不妨到如今還可拿來做示範的教育家；而用西洋天算之學潤色經義的戴東原也不妨被尊爲用科學方法治學的大師；其他盲目的復古運動，更不勝舉。這種學術風氣不廓清，這種傳統思想不根除，而要在這樣的時代求生存，我們真有些不敢想像。有人說，照你這樣說起來，那些傳統思想的載籍都難以一炬而拉雜摧燒之了嗎？話不是這樣講。這些東西都是史料，我們要明白我國文化的演進過程，自然不能不保存。這讓那些治史者去做工作罷。可是治其他學科者、教育者、從政者却不可再拿來當做教條以教今之人。今人自今人，古人自古人；今人應有今人的頭腦，不可借古人的頭腦以爲頭腦。傳統思想是從古人頭腦中出來的，於今已無用。要知古人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這就是我們要做這一套檢討工作的因由。

論中國傳統思想之取得存在與喪失存在的問題 王亞南

一

從社會的意義上講，一個社會的傳統思想，殆可以說，就是它的正統思想。一種思想體系能長久沿襲保存下來，已經表明出了它的獨占性格，即表現出了它自以爲是正統，其他皆非正統而爲異端的，排他的性格。每種思想，在它本身雖然也能顯示出包容的寬度或狹隘性大小的差別，而歸根結柢，它的獨占排他特質，仍得是通過社會對於它的要求，或它對於一定社會制度的適應性而顯示出來。換言之，就是一種傳統思想，往往要由一種與它同時並存的傳統社會制度，取得社會存在的意義；一旦那種社會制度發生了動搖或根本喪失了存在，任何『推之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高見或傳統權威，立即就會暴露出它的狹隘性，而叫一個最頑固保守的人，也能嗅出它的陳腐味道。所以，一部社會史，是不絕破壞舊傳統制度、建立新傳統制度的除舊佈新的歷史；相應着，一部社會思想史，也就是不絕破壞舊權威、建立新權威的新陳代謝的歷史。

社會存在規制着範圍着社會意識的微言大法，儘管早已被當作一種常識，而爲人們所接受，但是，那怕是一個衷心服膺那種學說的社會哲學者或科學研究者，一遇到比原則比法理更複雜更豐富的現實問題或歷史問題，又往往會因爲他們只知道拘泥或望文生義的去理解原則，而未能認識一個極簡單的原則，需要通過非常深澈的分析力，從錯綜複雜的社會事象中去靈活鑑別的運用；所以，談「存在決定思維或意識」的人很多，而因爲運用那個原則不來，回過頭來反對的人却也不少。一個顯著的例證，就是有關中國傳統思想發生的許多大議論，如中國傳統思想阻制中國社會發展的見解，如中國傳統思想得超

歷史存在的見解，如中國傳統思想一直在因時制宜的變化着的見解……等等，其中都直接橫着那個思維與存在的關係的問題。爲了答復或反駁那許多似是而非的見解，我們應該好好研究一下，看中國傳統思想是怎樣取得存在，並看它是否會喪失存在。事實上，它取得存在似已經不成爲問題，而我們目前應注意的，寧是它爲何還頑執的存在着，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喪失存在。

二

不過，中國傳統思想是否會喪失存在，或這究在何種場合才會喪失存在的問題，在研究的進程上，是需要從其取得存在或如何存在着的問題說起的。

關於傳統思想的存在或取得存在的問題的說明，有幾個有關的前提認識，需要辨別清楚。而以往乃至當前許多人對中國傳統思想之所以發生了一些幻想或誤解，大體是由於不曾明確分辨下面這幾個有關的前提認識。

第一，是思想的通性與特性的問題。我們講思想，它是全稱；講傳統思想，它是特稱。兩者是可以相含的，但不是同一的。饑而思所以得食，渴而思所以得飲，受壓迫思所以反抗，對弱者表示同情，特別是親子間的慈愛，友朋間的交誼，以及有關所有這些方面的觀念、意見、教義，大體都具有一般的通性；人類文明社會存在一天，這些思想也許能一同千古。而事實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程度不等的社會或民族，殆莫不在這些方面表現有深淺不同的基本思想存在。這是我們遠古祖先所感、所思、所行，能够叫後代子孫、異族人民，發生共鳴或引起反感的基礎條件，亦是古今中外文化可以傳演交流的基礎條件。所謂『天下車同軌……行同倫』，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應是指着這類有通性的思想行爲。如其是這類有通性的思想，我們也自無從稱之爲傳統思想，更不能獨擅其美的